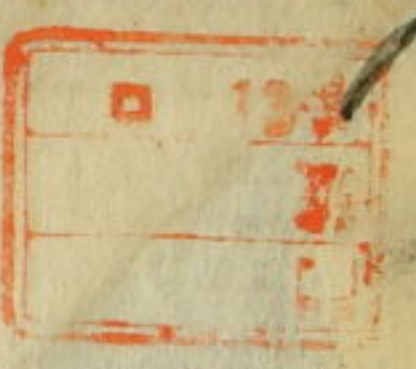




列子 上卷二

921
2





南有曰此段
能應人心者

列子庸齊口義卷上之二



庸齊林

希逸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
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
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入之慮穆王

列子上

又六十六

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
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蠖而不可饗王之嬪御
臍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赫
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
仞臨終幸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
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筵瑪衣阿錫曳
齊純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屏雲

六莖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且且薦玉
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謂
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
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
取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
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
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化人復謂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取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辨。方微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取居，奚異王之宮，曩之取

游，奚異王之圃？王問：恒疑變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八水火以下，是變物之形，與穆王游，帝居是易人之慮，腥蟻皆臭氣也。娥媚，姿媚也。曼靡，窈窕也。阿錫，細織也。齊統，齊整之絲統也。芷，芳草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瑩，帝嘗樂名。晨露，湯樂名。玉衣，玉食言其珍美也。舍音釋，不釋然，不樂也。不知下之，據言不見其基址也。望之若屯雲，言多也。清都，紫微天

宮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積蘇積草也。言自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眩其目，音響亂其耳，恐悖而不凝定，精神若喪失然。碩虛於虛無之間墜而下也。酒以濃為美，停久則稀清矣。肴未腍未敗也。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耳。葉法善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此幻術者之事也。聞於恒見者而疑其斃亡者，適之神游斃也。今忘矣。今之取見者常也。聞異也。以其異於尋常，取見而疑之。

也。以其常疑其斃，皆非真也。變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而形狀哉。徐疾久近也。模形模也。斃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翮騶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馵。義主車則造父為御，商翁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

王之足及一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
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
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
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廼觀日之取入一日
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
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
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此事詳見於穆天子傳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
亦引用之左氏有或如金或如玉之詩亦是此

事崩驪即驊騮也白菽音義鬲音濟合音渠渠黃踰輪
盜驪山子栢天皆馬名也柳子厚取辯八駿圖
其形又怪異此亦未知其孰是孰非孰實也巨
壘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類以鵠血為飲以牛
馬之乳濯足今北虜以馬乳為酒亦是此類二
乘乃王之二車也別日又一日也封猶封禪也
賓見也觴宴之以酒也王母取謠白雲詩也日
之所入弇山也不盈于德言其行有慊也諧者
足也德有慊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為吾

過祁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意也。以此樂其終身至百年而後死。世以為登假言。世人以為為死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闊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以耳目所見而有歆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為富貴者甚微爾。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者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此章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化之理其技一耳。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

書中如是之語多大同少異也耳

列子止

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容

變化於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幡校者翻覆

檢校也變幻之意也幡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

節也冬起雷變陰為陽也夏造冰變陽為陰也

飛陽類走陰類故飛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

陰陽取以飛者走走者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

世莫得傳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

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

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取以化亦猶

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矣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

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

八徵形所接也

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部先以覺之八徵

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為者日間所作
不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
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
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虛靈知覺事有
兆朕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夢也噩者夢
中驚噩而覺者也思者因所思而成夢也寤者
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有喜而夢也懼者

因有取憂懼而夢也懼與噩不同周禮注中却
無分別此皆在我之神為之故曰神取交也交
者交於外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
之取起者事至則知其取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
所怛一禮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物我之所感自有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徵是
也取由然者言皆由心而生也人惟不知感變
之由皆自一心而始故有所疑惑有所驚懼知

則不惑則無阻矣盈虛消息皆是一理故曰丁
體我之盈虛消息天地亦然萬物亦然故曰通
於天地應於物類語曰四十而不惑亦此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
火而燔燋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
夢自吾心而出炳火盛貌也生陽也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
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

如渴之飲然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
溺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街髮則夢飛
帶與飛鳥覺時既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故將
疾而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僂者或有哭泣
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
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
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

虛語哉

晝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凝定也神
定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
周公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

也真夢者不達不達於理則以夢為真也物化
之往來即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
真人覺自忘寢不夢為虛語豈知真人之事哉
其覺也如忘無所著於世也心無所著則虛則
一則其寢安得有夢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
極好大惠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
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處其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取接名古莽之
國陰陽之氣互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取不

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
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取見者妄

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不衣
不食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夢者為實
而覺者為妄此亦間於常而疑寔亡之意蓋言
人若常夢則覺之寔者反為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
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
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

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
寐以為覺之取為者實夢之取見者妄

齊中也中國亦曰齊州此段言中國人又以覺
為實以夢為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分察謂察
別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本氣常燠日月
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
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
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之國亦寓言也。日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故其國不暝。唐志所言熟羊腓而日又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也。日月常照。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之人。但以晝覺夜夢。為真為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為是也。凡此皆欲廣世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

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取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取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眼中辨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

覺夢無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
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為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
慮以營家業也喻囓寐語也並者皆也間者安
也言寬其役夫五程自減其已思慮一人之病
遂皆少間此段以夢覺形容苦樂之事其言甚
有味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
之也遽而藏諸墮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

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
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
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
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
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
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
又夢得之之主爽且密至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
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
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

以上夢覺說
得言翻筆
尤妙也
大低如是矣

謂夢_二初_一人鹿無人得鹿今_二據_一有此鹿請_二分_一之
以_二聞_一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
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
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
言可也

駭鹿驚而走者御音迂迎也遽而截之隍中汲
汲截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塗沿塗也詐有薪
者言豈有薪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見薪者言之
爾汝今之夢乃為真夢矣不雁不甘也爽且天

好話

明也_二初_一無薪者無得鹿之人但為夢也士師復夢分
人鹿者言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
乃曰惟黃帝孔子知辨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
真妄也恂與恂同且從士師之言為之中分也此
段亦是以夢覺言真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
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
室壽之謂史而卜之弗占謂巫而禱之弗禁謂醫

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取。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取。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

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入夏樂則大詩十試教論其心未嘗盡其樂。毒之苦之也。卜巫醫二者之事，今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為崇而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為能治此疾也。化其心變其慮者謂

此心病非他方法所可療也。求衣求食求明是
 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與之居而不令人見故
 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為也。既悟而怒以世
 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也。蓋以世
 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道者樂
 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為愈也。未後却不肯說
 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
 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

以改貫耳蓋
 過言耳

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
 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
 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
 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
 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
 身之迷不足傾一室。一室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
 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
 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
 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

未必非迷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過歸也

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段病忘之意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鄉之人不以一家之迷而傾其鄉蓋言迷者少而不迷者尤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則不迷者反為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為迷也郵與尤同迷之郵者言迷之甚也榮棄也費也言莫枉汝資糧也

此語言乃悲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滄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以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為是而真者為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

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
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
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
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
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
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
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

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取
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
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
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
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此道且不得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如天
下來世何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取以革之
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

教語非詩書
禮樂引歸
無為之道是
又喻法過言
耳

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
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
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

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為真樂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
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
重往喻之乃反止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無憂次言樂
天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

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不知併憂樂無之知
憂樂之為憂樂不若併憂樂不知之其大旨不
過如此却寓言以抑揚之其筆法去莊子遠甚
恐非列子之本書淫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
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
曰非邪止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
嘗聞之顏回曰非止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
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

子有亦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亦倉子應聘而至

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其爲動用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爲觀音果佛日學東坡維摩贊作觀音贊一旨正是此意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太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

顯如是義見語錄普說第十五段自解說得甚明

魯侯卑辭請問之亦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視聽不用耳目即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視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充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求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取知其自知而已矣

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八字下得亦好物求于我我則知之即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即是物

以上教語似前意矣

來能名事至則應也七孔四支心腹六藏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即是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密言者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笑而不答即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不能不為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難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

論語止
卷六

以政希逸便
西方聖人古實
初如佛手
以爲西聖者
是方稱之徒
後之君子以可
考矣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
與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
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
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
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
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
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寧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

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
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
已傳於天下久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
治亂之迹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
也弗知真爲聖真不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爲此不
定之辭必當時有此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
言之也默然心計曰欺我哉形容其驚疑怪訝
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勇以治世也善任因
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爲聖何者爲聖人

以改與餘味

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比。莊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則不能易。看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辯時乎，而莊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

之麴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

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辨之言傳說於天下人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問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

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

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也人皆以為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貌充者見面益背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言德全而無所休惕於外也往將奚為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闕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

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
行者與言術術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
之反舍咸有疑色

閱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
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列子之形
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群形神
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未為一也指末行者
與言言擇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為不
足與語也術術然和也專直一也在雄獨尊也

狀其旁若無入之意也反舍而有疑者疑南郭
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
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
亦言亦知亦無亦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
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見
也此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言為言以
無知為知亦言亦知者謂其雖忘言而無字猶

四段者道之
一話

在也此是一節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
亦知者又將無與不字作分別也不都是知與
言猶在也無者是無字猶在也亦者未盡之意
也此是一節及至於無取不言無取不知而亦
無所言無所知方為造道之妙又是一節此即
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今禪家正用
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錄辨義處語句
同汝奚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為
驚駭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取以有此

以篇已前師
无高氏及伯高
子之語全同

驚駭我於至人何可及耶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
利害始得者商一眴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
口更言利害者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
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取言更無利害夫子始
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取念橫口之
取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
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
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取倚足之

向新社

九十一

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此章序列子為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也形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有其身也形所倚而立足取履而行心取念口取言皆不自覺知矣藏蓄也言之取出理皆藏蓄其中也如斯而已但如此無所覺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即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取好列

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取眠物物皆游矣物皆觀矣是我之取謂游是我之所

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者日新也人但以
其取見者為游觀之樂我以造化之變不常者
為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辨知之者也故曰未
有能辯其游者壺山子非之乃曰游與人同而
曰固與人異言汝之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
汝之取見亦常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九所
見亦恒見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
日夜相代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為我

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為玩而不知我亦隨化而
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求備於物
者但以外物為觀盡也取足於吾身而無取觀
於外乃為至游終身不至者知其學未至也不
知取適者言其無適也不知所取者言其無見
也無適無見則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
我之取謂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
觀故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
矣乎者申言以讚美之也

舉國家之疾
不勝治之過
言以至於人
恐者列子之
非本意必矣

龍叔謂文鞅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
鞅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
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
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
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
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
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鞅乃命龍叔背明而立
文鞅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

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孔不達
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事人
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彼我之異
也家如逆旅親猶踈也鄉如蠻戎遠猶近也此
皆心無係累也不可以事君交友待妻子制奴
僕者無心於應世也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爲病
者如今禪家罵說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
臨鑿見五臟亦有此事但此章乃喻言爾未後

所

丁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智在我苟未能自忘亦謂之病故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曰執藥治病藥亦為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道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取

以生派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知其所以生而生者雖此身有終而終者未常亡此常人

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曰不幸言此知此覺反為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亦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雖未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因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

又妙也

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字誤也合是無
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
亦謂之道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
常此意蓋謂知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為高知以
不知者乃謂之道也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
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
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

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
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隸人衆人也季梁隨梧皆衆人也楊朱一歌而
一哭則楊朱亦衆人也其意蓋謂無所用於生
而死其理本一而歌哭異焉是未知其道也物
不至至者極也物極則反自目眇已上數句猶
燈將滅者必大明是皆極則必反之理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作豐子者
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

以改可戒後世

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
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
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
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群聚而為宰藉庖厨
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徒
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
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
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
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

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
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之來
欲戲舞之若汝也其徒者鄧析之弟子也彼來
者伯豐子也養養之義猶孟子所謂役人役於
人者也犬豕則受養於人養犬豕而為我用者
人也意謂伯豐之徒食祿於鄭受執政之養而
為執政所用也多機多技巧也相位相位致也
相使相役使也其技既同各能所能不能相

理得好矣

位致相役使而其所以使之位之者皆無技藝
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為無知無能者所用也
執政有才之人也伯豐子以道自晦者也言我
以道自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國之執政見用
於時者乃為役於我者也彼又何能養我乎奚
矜者何以此矜詭而舞我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絡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
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宜玉心惑而疑
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

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
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
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
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牟子者力無敵
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
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
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
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
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遠

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堪任也言能舉秋蟬之翼也此是戲言以激王問也商在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之間不知其勇是能自晦也見所不見視所不窺得所不得修所不為此皆不知之知無為之為之意學視自與薪而始學聽自聞鐘而始此見聞之粗者也必至於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而後為妙也有易於內是不聞不見者也易者事在易而求

諸難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不聞我求諸內既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於外也無難則雖見聞亦不用人何由知之故其名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亦不知也今我不能不用其力故以有力聞於天下雖勝而自矜負者而不能自晦至以名顯是違師之教而失其道也然臣之用力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力者矣蓋以此諷王之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設為此喻爾長息

長友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
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
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
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
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
肄之

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不中
理也漫衍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之學也韓

檀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說與其徒自相講肄欲
以盈惑時人而非正理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子輿曰吾笑龍之詔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
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
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括箭之本受絃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
不一發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之矢皆中
準則無墜落者後發之矢又中其括猶銜弦然

矢矢皆相屬視之如一條箭也造至也準法也
造準言合法也前後發矢之次第也猶猶絃者
括之受鏃如受絃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
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蔡衛之箭射其目矢
來注眸子而眸子不瞬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
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
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眸子不瞬盡矢之
勢也子何疑焉

烏號黃帝之弓有各者蔡衛必亦箭之有多者
睚不瞬者言不瞬也矢墜地而塵不揚言其落
之輕也鈞後於前者言前後之矢力不輕重也
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眸而盡乃落於地是
其射時約矢之勢至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
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
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

四設設高論
甚好矣

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
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駸引千鈞勢
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
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
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
請待餘日更謂子論。
子龍之徒謂牟乃爲龍之徒弟。安得不強爲文
飾其踈缺乎。闕踈脫也。又言其尤者更取其已
甚者言之。欲子牟必知其妄也。

意生於心。今日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牟
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爲心。曰。心則
不得爲意。若曰。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
心亦同。有是意不爲心也。
指一物而視之。則其取不指者尚多。故曰。有指
不至。苟無取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則皆至。有
者。謂之物。若以有爲物。則天下之物豈可盡不
以物爲物。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爲吾有。故
曰。盡物者常有。

有影皆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改動也一物有一影縱動則後之影非前之影
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之先是也故曰
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改變也謂其說在於變改
之時也

髮至弱也千鈞至重也以一髮而引千鈞固不
可然積其髮之勢至與千鈞等則亦可以引千
鈞矣故曰勢至等也此雖強辨亦可通白色也
以色而名曰白馬形也以形而名曰馬謂色為

白則可謂形為馬則可若以白馬為馬則白色
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
形名離也 孤董子公孫龍同

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之孤
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孤犢也 莊子
亦有題同

條法也子輿怒其強辨不可得而復詰故曰汝
以公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竅鄙穢處也謂
其言若出於他竅汝亦承從之也更謂子論者

此段舉堯
說道親切

如今人所謂向下文長更待來日也。愠怒而不
與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洽歟不知億
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
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
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
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
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迹天
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言使我生立於天
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也當時之詩本
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為古詩此亦是形容其
不知所以然之意堯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
而禪之舜亦受而不辭者言堯之禪舜之受皆
出於無心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

一段好話

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發之暮知其取亦非有心者取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在已無居無執著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無容心也其靜若鏡

妍媸在物不在我隨其來而應之響之應聲自然而然也其道若物者順於物也物無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嘗達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目不以視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也不用心不以心思得之也若以視聽形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身也力也智心思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所也用之則見可以彌滿於六虛不用則無廢之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也有心求者去

道遠道何遠於有心者無心求者去道近道何
嘗近於無心者釋氏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
可以無心得即此意也嘿而得之自悟也性成
之也生知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
能故曰能而不為不知乃真知也不能乃真能
也發向也今人亦有一發如是之語禪學曰事
無一向是也情實也若一發只是無知則何能
得其實若一發只是無能則何所能為蓋謂知
以不知非果無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能以不能

非果無能無能而無不能也為以不為非果無
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
則雖無為而非理矣謂無為之理不如此也以
是觀之則莊列之學何嘗以槁木死灰為主禪
家曰不詐夜行投明須到絕後再蘇欺君不得
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書中大條貫五祖演
論真淨語錄說冷秋秋地古廟香爐一念萬年
為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此也此一段見大惠語
錄普說中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到塊不失道

為死人^名之學亦是此一塊即聚塊之塊也

列子厲齊口義卷上
乙未仲冬十又二黃時已三更吹寒燈而
結此一冊寅前途朱了
菊廬金子

乙未仲冬維十二也夜半着了
之則冊又初之寅前途之

敬亭子主人

恭
四